



03

橘色的身影

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主路小学

六年级9班 张起迪

指导教师 杨一梅

橘黄色的身影在看台的第三排晃了晃，那是在冬日广州的阴云里漏出的一缕阳光。我站在1500米的起跑线前，朝那团温暖的光挥挥手。父亲总说橘色是希望的颜色，每逢比赛他都穿上。可他这件臃肿的旧外套却早被雨水浸成暗褐色，远远望去，倒像一株淋雨的向日葵。

第三个弯道的积水泛着冷光，鞋底打滑的瞬间，我本能地护住膝盖，可还是晚了。看台的惊呼浪潮里，那抹橘色突然矮下去，父亲竟半个身子探出了栏杆。等我踉跄着冲过终点线，电子屏上的“第三名”像块烧红的炭，烫得我眼眶发酸。看台上挤挤挨挨的座位里，那抹熟悉的橘色消失了。

我攥着铜牌沉重地从领奖台走进运动员通道，刚一转弯就撞见一团白雾。“小心烫！”父亲从怀里掏出油纸包，三个包子在他掌心冒着热气。他那老式保温杯的外层结着水珠，连带装包子的塑料袋都在滴水，这“傻子”竟把饭揣在外套里面。“快吃，还温着……”他自己却从裤兜里摸出干冷的馒头，掰开时碎屑扑簌簌地往下掉。

我假装低头咬着包子，用余光偷看他的“午餐”。暗黄的面团上还留着我的牙印，分明是早餐时被我嫌弃“没滋味，不好吃”的那半个。“爸，咱换着吃。”我刚伸手，他慌忙把馒头塞回口袋：“我就爱啃这个，冷一点脆生。”水珠顺着他斑白的鬓角滑进衣领，在橘色的棉布上洇出更深的痕迹。

傍晚的雨更急了，5000米决赛前我的小腿还在发抖。父亲时刻带着他的保温杯，这回是飘着红枣的姜茶，还泛着琥珀色。“你刚休息时我去打包的……”他拧杯子的手裂着细而密的血口子。我喉咙发紧，想起他总说“南方再冷，喝口热乎的咱就能扛过去”。

发令枪响，冷雨顺着我的马尾辫灌进后背。跑到第十一圈，小腿肌肉突突直跳。冲刺钟声响起，我用余光寻找看台上那抹橘色，这次他像焊在了栏杆上，手臂高高举起。观众雷鸣般的呐喊声中，我听不见父亲的声音，但我清晰地看到，他为我竖起的大拇指。最后一圈，最后一个弯道……乳酸在血管里翻腾，我恍惚间看见他陪伴我从南宁到柳州，从成都到武汉一路走来的奔波和相伴。

当第一万次的跨步冲过终点线，金牌沉甸甸地坠在我的胸口。我站在领奖台踮脚张望，父亲正躲在广告牌后啃剩下的半个馒头，矿泉水瓶上的水珠映着他眼角的沟壑。我冲过去把奖牌套在他的脖子上，金属紧紧贴着他冰凉的脖颈。昔日《游子吟》中吟唱“慈母手中线”，而今日我目睹父亲揣在怀里的包子，听着“就爱吃干馒头”的谎言。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……”父亲手忙脚乱地摘金牌，冻僵的手指却怎么也解不开绶带。我意外地发现他橘色棉外套的胸口处，还留着三个圆圆的油渍，那是热包子在他怀里烙下的印记。我们相视一笑，眼眶里不知是雨还是泪。

记者们的闪光灯追过来时，父亲慌忙转身用袖子擦脸。我仿佛在这一日里长大，懂得了真情从来不需要华丽的词藻，自然地流露才是最弥足珍贵的。就像此刻黄埔体育场檐角滴落的雨，在我和父亲相握的手掌中，汇成了最温暖的河流。

04

让真情自然流露

重庆市开州区关面乡中心小学

六年级1班 杨岚

指导教师 石文平

我的家离学校较远，从一年级就开始住读。爸爸妈妈为了生计，在我未满一周岁的时候就出门务工了。平常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，虽然爷爷奶奶对我关怀有加，但爱与爱亦有不同。每当陪同学过生日时，看着别的小朋友和父母沉浸在欢声笑语中，我的心里都五味杂陈。今年的生日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生日，要是妈妈能够陪陪我该多好啊！但是，爸爸妈妈一直都在内蒙古务工，就连春节都没有回来，怎么可能为了我的生日回来呢？

我每天都掰着手指头数着距离生日的天数，好几次梦到和妈妈拥抱在一起，向她诉说我的思念，然而醒来仍然躺在学校的床铺上。望着上铺的床板，我心里满是酸楚。

我生日这天是星期四。早上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操场上，同学们都在嬉戏，而我趴在窗户栏杆上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一整天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，我的希望真的成了泡影。晚上，正当我准备睡觉时，突然，一个蓝色的身影出现在寝室门前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那是我的妈妈！我一下扑到妈妈的怀里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妈妈也哽咽着：“丫头，生日快乐！”她回抱着我，一个劲儿抚摸着我的头。

那天，我被妈妈带回家，她给我买了衣服和蛋糕。那晚，我和妈妈睡在一起，我俩讲了好多好多的事……

时间过去100多天了，爸爸妈妈仍然在外地务工，但妈妈的拥抱还在我的心头留有余温，妈妈的叮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……

